

七月文叢

胡風編

人生賦

楊力

• 一九四七 •

七 月 八 日
人 生 賦

作 者 楊 力
編 者 胡 風
發 行 人 俞 鴻 模
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
總 經 售 羣 海 聯 合 發 行 所

上海山陰路恆豐里七七號

基本定價 四 元 五 角

★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★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

目次

人的悲哀·····	一
嘉寄塵先生和他的周圍·····	三
人生賦·····	五
我鄉·····	九
理想主義者·····	九
剩餘價值論·····	二五
更下·····	二九

人的悲哀

(自一個人的記憶)

「你快隱藏罷！」

罪惡與羞恥是不能隱藏的。

你要空氣嗎？光嗎？

可憐你呀！」

——V·哥德：浮士德

我坐在麻袋店門首靠牆放的板凳上，另外也有幾個人和我一樣。大家袖着手。早晨焦黃的陽光從匾上溜下，光亮箭一般的在一排挺直的身子上斜穿過，又折進高的剝落了的

櫃台，在潮濕的地上，擴大成一個四方形的圈子。圈子裏不斷湧起霧樣的細沙，激盪着，飛散着，整個店子內部，被眩耀得模糊和昏暗，像將要凝聚成一團固體。

大家低着頭，因了光和冷的交迫，眼睛迷悵着。薄的棉袍子實在抵不住侵來的寒冷，彼此有點抖擻，無形間愈湊愈近，漸就擠做一團，互相尋取着溫暖。眼睛有時溜向寬闊的柏油街心，太陽尚未照臨它；沒有車，冷風在上面寂寞的呼噓，破紙隨着飛揚，陰慘，醜惡，好像被遺棄的古舊廢墟的曠荒街道。陰沉，寂寞，無聊，和苦悶在每個心上緩緩的爬着，糾纏着，生命的繼續在這裏像是多餘和累贅……

有哆哆嗦的京戲調子搖搖落落的飄過來，似乎就在眼前。這引起大家的好奇，鬆弛的靜默如一條橡皮帶子般的漸呈緊張，一羣寂寞而飢饉的眼睛，灰色裏埋着希冀，在街上逡巡。失望的折回來時，一個短小的乞丐模樣的中年人在門外的步道上已然出現。一身襤褸，油滑不稱身的黑色短褲襖，發霜的黑呢帽顯得過小的遮着額前的一部分，亂髮從它的下面貪婪的四向伸出，蓬蓬鬆鬆的，包圍着顯得無知和乞憐的兩隻陷進去的眼睛，半嘴吧的亂髭上蕩着一堆稀薄的白氣。他兩手緊抱着前胸，在白氣蕩漾的紫黑厚唇裏發出顫顫的聲

音，移近門前，向櫃台上匆匆的瞥了一眼，便身子和聲音一樣的顫顫的閃過去了。

「……嚇……得……我……啊……」

這是什麼戲裏的一句，被他唱得把那緊張悠揚的韻詞完全破壞，孤另另的，像拆了房子下來的幾根本料。

「你媽的，吊嗓了哩！——光景離登台不遠了。」

一個短個子頭頂禿了的中年人說。他站在櫃台裏首，顯然是纔從麻袋堆背後的「櫃房」裏趕出來的。他有一隻突出的假眼睛，陳舊的灰布袍子穿得異常整潔，是店子裏的管帳先生，大家喊他「劉大」，小夥計喊他「劉爺」的。他一手拎着布帶子輕快的揮着袍子襟，襟就一飄一忽的，一邊向走過的人開了一個玩笑。方面小的臉上從嘴邊蕩起的世故的圓滑皺紋，在猛然揚起的煙火般的哧笑聲裏，才悻悻的勝利而逝。

在接續騰起的聲音裏，連吐痰和咳嗽聲音也複雜，像突然由陰晦轉到了風和日麗的天氣。他們顯得炫博的搶着向我說，那過去的傢伙是「打閉的」，住在雞毛洞裏，很可憐；接着說：這幾天天氣霸道，於他們很不利，前天晚上公益成山貨莊貨棧後門的倒屍就是這一

類人，死得像一隻狗，凍得又紅又僵，還要受路人的嘲笑和警察的咒罵；裝一隻「狗碰頭」，（註）挖一個二尺不到的坑埋掉，運氣好的，老天落一場雪，上面那一層土被雪滲着變成冷泥，算保險了；要不，還不是隨埋隨就給羣狗拖出，吃了，骨頭都湊不到一塊呢！……

隨着又亂說了一陣。

我點點頭，謝謝他們的熱誠。一個回憶此時在我腦裏像山巒叢中的月亮，漸漸的升起。但像蒙了一層薄霧，模糊而曖昧。

記得曾有愛美的詩人，說是讀完了阿爾志巴綏夫和波特來爾的一切詩文，花錢僱了窮人，從城邊的土塚裏挖出整齊的頭骨骷髏，用酒精浸過，說是它象徵着悲哀和恐怖滅亡等等，擺在幽暗的書齋裏。那麼，這就是什麼「打開着」一類人的腦袋了？於是發出顫顫聲音的紫黑厚嘴唇，和它所屬那一顆頭腦，使我猛烈的打了一個寒噤！

我恐怖的望着四周，人們的態度一如烏雲退後的太空，明快而閒適，閒適得簡直有點

（註）是一種木料極薄的棺材，北方的妓女，窮人，死後便裝這個，所謂「狗碰頭」，意思是單薄的程度，便是狗一碰，就可以解體。——作者。

殘忍；他們得到歡樂，不再自惱了……我知道他們對他是嘲笑，或是咒罵，人間那裏找得到真正的憐憫和同情呢？……

於是我恍惚的奇怪的想到我在他們眼中的地位，是不是也像「打閑者」？那些人，連學徒的也瞧不起；因為他們沒有職業——「打閑者」而我呢，卻是一個剛自由不久的囚徒，沒職業是確鑿的，祇靠了家庭的「面子」，能閒住在這裏，而且住到一月之久了。起先他們對我和對一個高貴的客人一樣，這是皮鞋，眼鏡，而最得力的，自然便是那「面子」的力量，和我的「職業」是不相干的。但這態度維持到不久便漸次改變，終至完全改變。這原因，其一自然是我沒有貴客的行爲表現給他們看，再則，他們不惟澈底了解，而且曾紛紛議論的，那便是我已陷於孤立，有成爲流浪者的趨勢，因為關於我的新「職業」問題，家庭的意見和我難得太遠，簡直對立。「掌櫃」的態度，便是一具寒暑表，他們分明看到對我的熱度一味低降，我的失卻保障於是明如鏡，清如水，連小夥計當着「掌櫃」的面也和我對面坐着喝茶，這在一般商界規法上，對一個客人是絕不許可的。我於是無形中化做他們的一員，那些老資格的店員，憐憫或是示威的向我談着他們自己的身世，一個個都是受盡辛苦，熬

到現在的地步，卻不容易哩。所以，我曾爲那進了監牢的「夢想」，他們就以爲淺薄得可笑。「你把世事看得太容易，簡直是胡鬧。沒有一步越過天的，命裏註定是真龍天子的，也還要在戰場上九死一生哩！」

對於這些玄妙的教訓，作爲回答，我點點頭。耳若無聞的樣子閉了眼，耳邊再聽到一陣悠長的嘆息後，一切就都靜寂了。

買賣是在歇業的危機中支持着，「掌櫃」對它像已然絕望。那不是一個常人，或凡人；方面闊的臉面，魁梧的身材，整年穿得和一條緞棍一樣。店子裏很難見到他，他的出入之所，是貴邸，酒樓，妓館，飯店，頭二等車廂，舞場興隆的時候，他也曾是僱客，店子在他不過是偶而過夜的地方。他的交際和時髦程度，真使知道他的底細的人喫驚，羨慕，嫉妒。有的譽爲一個天才，有的說是失掉生意人的本分，有的不表示意見，搖頭不絕。但這一切絕不影響他，他毫不在乎。不錯，他出身於荒僻的鄉壤和窮困的家庭，先做學徒，因爲胆大性子暴，昇到夥友時，做了幾宗使人讚嘆的事情，於是地位鞏固，信用提高，終至自己集股，獨立的開了門面。這使

一般老商人喫驚而且害怕，便用「橫財發不長久」或「沒有天良要遭雷擊」等胡說灰他的心，而告戒後者；但他卻看穿這把戲，認清世界人生了。漸漸的，守本分的生涯使他不能滿足，後來就不顧一切的向前做去。他說世亂出英雄，他的天才絕不祇是做一個商人，還有更大的前途。況且，是要人去作事，不是事情作人。於是他的朋友範圍漸漸擴大。買賣要場台的時候，更增長了他的意志，這時候「土膏」公賣，他的去處，又增加了一處。回來總是在夜深街靜的時候，面頰紅噴噴的坐在樓上的椅子上，吸着紙煙，把所訂的一份叫做天華報的小報過一下目，或興緻勃然過話癮似的，向我說着外面聽到的一切，比如報上登載的什麼新任職的長委之類，他顯得平常的樣子，指着向我說，「瞧！這玩意兒，也是什麼鷄巴長了，我們是老朋友呀，天天煙館見！哈哈！」接着便是那個人的身世，甚至軼聞，他都源源道出，十分熟悉。

第二天他九時左右起來，太陽的光塞了半樓，街上已然熱鬧非常。他洗過臉，穿戴好，提了手杖，於是脚步一下一下的像鐵錘似的，沉重的在樓梯上響着，樓下一切聲音立刻消滅，移去似的清靜，但空氣又緊張得像皮球一樣；地上走着的站定，板凳上的便一字站起。他轉

下樓梯，圓而銳利的眼睛透過鏡片四下掃視着，大的紅鼻頭冷峻得一動不動，壓著陣角，八字的黑油鬚髭在空中顫強的抖動，像兩個威武非凡的門兵。他邁着方的步伐，一身綢緞衣服，沒有華麗，只顯得嚴肅，一步一步的走出，到了街上，便過了關口般的，脚步放緊，很快的消失在人叢裏。大家如醒來似的透過一口氣，在難堪的沉默裏，老夥友眼睛瞅着地，搖着頭，淒清而憤恨的說：

「這，夜一點以後見！唉，操他媽媽的……」

但這絕引不起一聲歡笑，整個店子像失去太陽的宇宙一般，人祇是動物般的，顯得渺小和可悲，無知的蠕動和靜止……

*

沒有一點生意，櫃台上躺着茶具。電話原是爲叫生意按的，但現在，除過探聽關於「掌櫃」的消息，便沒有別的用處。和電話接觸一次，大家的眉便皺一次，後來貨物停止買進的命令下來了，店子像是被判決了死刑，空氣裏的活氣完全沒有了。存貨在各處堆積着，冷冷的，和幾塊大石頭一樣；接起來像一座連綿的山脈，上面蓋着一層濃厚的土液，發着灰黑色的。

在這座山的懷抱中，夥計們擺桌子喫飯，喝茶，搭床睡覺，聊天，相罵，這店子彷彿開在荒島上。一樣，我覺得這些人漸次頹唐下去，動作顯得勉強，無聊，機械，就連勸正我的話也很少聽見了。

*

「打開者」過去，嘩笑和一切聲音，就像微風起後的樹葉，不久便漸次停止了飛舞，又是一個灰色的寂寞降到頭上，漸漸濃厚，這裏就祇剩下鐘聲是唯一的活的東西。連陽光也顯得灰沉，像喝過砒霜後難看的面孔，死滯在這裏，等候沒落的命運來臨。我被剛過去的事情弄得異常混亂和苦悶，便離開板凳，趑入櫃台裏，低了頭，啃着唇，踱着步子。

「他媽的，這老玩意兒又到了。」

像在夢裏一般，我終至給這枯燥乾噁的聲音所驚覺，不加思索的，我知道是叫做起發的那個學徒的聲音。他是向我說的。他也是一個笑話過「打開者」的人。這時，一顆焦黑的面頭，像離從火災裏搶出來的，上邊貼着一雙迷緊的眼睛，在我意識裏自然的浮起；背是駝着的，說話時也還看見那又黃又黑破落般的牙齒。我抬起頭，向街心瞅去，街上已佈滿了像

是毛氈一樣厚的陽光，和這裏顯得是另一個世界。各種聲音也各處雜湊了起來，街車急馳的走着。就在門前的街沿上，一隻稀見的身材高大的羊，態度昂糾的領着一羣儀容大相懸殊的小羊走着。他們頗通人性，竟是秩序井然，和有名氣的中學校學生整隊去開什麼紀念大會一樣。

這並不足爲奇，每天都有這一回。至少從我住到這店子起，便是這樣了。但像現在纔經發現，使我頗喫一驚。怎麼回事呢？我趕到門口，細細觀察那領首的老羊，是一隻怪慈祥的傢伙呢，肥壯整潔，甚至是華貴；兩支角，很有修養的樣子，老烏木一樣的顏色，發潤；一雙窄小，但澄清如水，顯得肅然的眼睛，高高的凸出於長瘦潔淨的面孔上，溫和的轉動；裂痕一樣的闊嘴很有主張的閉着，長鬚飄然。全身高大，扑直，雪亮，像一隻駝鳥；屁股上蓋一團厚重的圓尾巴，也還是一塵不染。街道因之顯得寒儉，陽光被襯得陰暗不振。——我真喫驚了，這簡直是羊羣裏的一位縉紳，至少也該是個善公，但一方面又不敢置信，因爲生來是羊，歷史上和自然史上寫着，那全盤大功用是供給高等動物做食品的，或鮮吃，或裝在罐頭裏藏着吃，怎麼能泰然自若呢？而且那壽數也大概已經不小，這樣老而整潔的動物，我似乎也曾看見過，那

是教堂裏的外國牧師。總之，我實在喫驚，又看到所帶領的那一羣，卻又是那樣的愚蠢，不潔，令人失望，甚至厭惡。他們你撞我，我踢你，頑皮天真，一身亂污，卻還是一團溫順的跟着走去。很快，轉瞬間，就祇剩下一陣腥氣的煙霧，在一切熱鬧的聲音上，寂寞的隨風蕩於街空……

比「打鬧者」還要平凡，除過我，就再沒有第二個人注意到他們。人車照常通行，正像水流，便是門口那個擺橘子攤的孩子，也正鼓着歪臉，沙沙的直喊。我想，這或許因為過的太多，大家的神經已經麻痺，而且，又大概不明白那羣是作什麼的；或者因為是羊，不是人，於是很難招徠青睞，連提醒過我的起發，卻也早斂緊一雙鐮刀樣的睡眠，瞅着灰濁的麻袋堆，像想心思。

但在我，由他剛才的談話的氣勢上，和親眼看到的事實上，感到它們比「打鬧者」的兀突和神祕。我壓着一顆好奇的心，腦子發着熱，但又空白得沒有一點痕跡，在地上蹣跚。一切是靜寂，等到再沒法忍耐下去時，我發問了：

「喂，那一羣是幹什麼的呢？」

「幹啥的呀——」這聲音使我一驚，扭轉頭我看見一隻假眼睛幸災樂禍的突出來，

隨即很快的轉做莊重，那一隻真的卻始終閉着般的迷惘着，祇在開口的一刹那睜了一下，但又藏寶般的趕快閉了。「說是那呀——」

那個提醒過我的嘎聲音，此時卻醒過來似的，突的插進來響亮的一句：

「那老羊好王八旦哩，——操他舅舅！」

但到他不經意的轉過頭來的時候，映上眼簾的是那兩尊大砲一樣的兩隻威嚴的突出的眼睛：一白一黑，像兩個磨光的棋子，都非常嚴重，全世界的力量此刻似乎全集於這裏。他感到失落般的恐懼，連忙把坐着的身子往後移了移，一隻手很不自然的摸了摸光頭皮，眼睛戚然的睜向動亂的街市。

假眼睛這時才解了嚴一睜一閉。他完全勝利，於是他說道：

「喂，你瞧！巧妙的還是人呀！可不是省事多哩！……你說，祇消養好一隻羊，由羊圈到宰殺場的路子教熟，——羊是最老實，體貼的——每天就由這一隻帶領一羣，不要半個人，就平平安安自然的到屠殺場去了。……背後這些小傢伙，還是你撞我踢，儘玩兒，真是不知不覺，稀裏胡塗！不想吃不了一袋煙工夫，就皮是皮肉是肉，掛到架子上稱斤論兩的賣了……」

你等着瞧！那老禿崽子，過不了一會兒就獨個一搖一擺的回來了。每天，就辦這一趟公事，可他媽的不是東西！好殺那媽的——呸！」

一股白鍊似的痰由他口中筆直的噴到地上，撒開成一條斜線，他的一隻脚悠然的在地上上下的踩着。大概這一些話，他很感到安慰罷，於是又吓了一聲。接着輕悄的，不介意的把兩手攔在背後，眼睛隨着頸子長長的伸到前邊，鼻頭幾乎要貼到窗玻璃上，眼神在樂觀悠然自在中多少含點鄙視的，瞅到街上。但突然又折轉頭，像街上一點沒有看頭，態度立刻轉變，整個是煩亂和暴怒，像人生希望完全破碎的，向櫃台前已然睡熟了的人們喊了起來：「起來，起來！不要儘瞌睡，老爺們！多少瞧點門呀！東家拿出白白的洋錢，就僱你們睡覺嗎？好沒心肝！瞧點門呀！耳朵沒塞駝毛，聽見罷！」說過以後，他不管効力如何，這只是習慣的奉行故事，有時還摘下柱子上掛的布帶子各處亂拍一通。這時他低了頭，不知是咒罵還是哼小調，脚步錯落的轉過麻袋堆，那光頭在黯然的陽光裏匆匆閃爍了一下，便突的隱去，進入「櫃房」了。

板凳上的大夥計們，被驚悸得身子往後一折，有的猛然清醒，刻着密密的皺紋的眼皮

下的眼睛在困頓裏含着氣憤，灰白的眼珠擠到眼角，不屑的，斜着瞥了一下，接着從袖口裏伸出手，在口沿上抹了一把，手掌在櫃台上再一擦，照舊又放進袖口去，漸漸閉了眼，蕩着的上半身終於不動，頭低到胸前，微微的鼾聲接續響起。

在想着心思的小夥計起發在吆喝聲裏，蒼蠅伸着翅子似的不聲不響的站起，低了頭，垂着手，那個身子進去以後，他又一屁股的倒下去，陷下的陰晦的眼睛裏，帶有紅絲的眼珠拼命的搶向外面，向我警視着，聲音乾枯，但卻溫和的說：

「周先生，坐下吓！」

我向他微笑的點點頭，身子一邊歪過去，我便坐下了。我看他還是不住的用了畏縮的眼光向身旁那些睡着了的注視；我也照樣袖了手，祇是心裏說不出的紊亂，什麼又在蠢蠢的蠕動了。

「冷罷！你看，嚇，真冷哩！」

我又點點頭。隨着他的話語，卻是有一股寶劍的光芒般的毫光由皮膚穿到心裏，整個的身心是一陣可怕的抖擻。他又自語般的說：